三彩风·文苑

谁打翻了春天

□张亚玲

文友在QQ群里发了一张图片，命名为：谁打翻了春天。

我被图片吸引，满心欢喜。一片草地翠色欲流，草地上一口缸，不知被谁推倒了，大缸好像一个魔术匣子，数不完的小白花正挨挨挤挤地倾泻而出，成了一条花河。春天就这样绽放在眼前。

谁打翻了春天？“吹面不寒杨柳风。”暖暖的春风从缸里溜了出来，俏皮地东跑西跳，撞在了男孩的胸膛，吹乱了女孩的发梢，抚摸着老人的脸颊，摇曳着柳树的枝条。于是，厚厚的冬装被丢在了柜子里，老人的步伐轻盈了，男孩、女孩的眼睛更明亮了，柳叶也渐渐地绿了。孩子不甘寂寞，放学归来，“忙趁东风放纸鸢”，一只只风筝扶摇直上，丰富着春天的天空。睡了一冬的动物醒来了，打个哈欠，伸个懒腰，走出洞穴，世界更热闹了。

谁打翻了春天？“天街小雨润如酥。”密密的春雨从缸里流了出来，顽皮地飘到大地上，像细丝，像花针，像牛毛。春雨洒在草地上，小草探出头，使劲长；春雨落在小河里，鱼儿探出脑袋在水面上吐泡泡；春雨飘到树木上，松树更绿，冬青更青。有几个孩子干脆把小花伞支到地上，笑着，跑着，让雨丝轻轻地挂在头发上、衣服上。春雨过后，农民开始忙着耕地、播种，一个个希望被春雨滋润着，慢慢生长，生长。

谁打翻了春天？“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从缸里流泻出的何止白色的花？山坡上的迎春花、油菜花，果园里的桃李杏，花园里的牡丹、玫瑰、紫罗兰，街道边的腊梅和玉兰，篱笆墙上的蔷薇花，墙上垂挂的紫藤花……一个个花名诗意盎然，说不完的花，看不尽的景，你谢我开，前赴后继。一抹微红，一朵深紫，一片金黄，一缕碧绿，春天是花的盛会，热烈又绚烂。各种花形态万千，或雍容典雅，或清新可爱，或大如盘，或小似甲，都有蓬勃的生命力。春天是所有生命的节日，蓬勃又昂扬。

谁打翻了春天？我又一次追问。应该是一个调皮的孩子，因为冰心说：“游人不解春何在，只拣儿童多处行。”朱自清说：“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，从头到脚都是新的，它生长着。春天像小姑娘，花枝招展的，笑着，走着。”

一颗童心就是一个春天。亲，面对打翻的春天，你看到枝头的蓓蕾了吗？你注意到雨中斜飞的燕子了吗？你听到第一朵花开的声音了吗？

迎春花 李绍周 画

春天的秘密

□张华梅

没有人不喜欢春天，尤其是孩子。其实，到了春天，每个人都会变成孩子，都想探寻春天的秘密。

春天的秘密在枝头，那是一缕不易觉察的心思。经历了严冬考验的树，终于等来心仪已久的春天，从春风吹拂那一刻起，它们想大喊大叫，想唱歌跳舞，想对每一个人诉说，想跟每一棵草聊天，跟每一只小鸟对话。

但树木毕竟习惯于沉默，心中的千言万语羞于表达。它们把心情写成含蓄的信，把信纸折叠如尖锐的纸飞机，让它一点一点刺破自己的肌肤钻出来。于是成了人们眼中新发的芽，慢慢成为初长的叶，最后成了迎风招展的枝条。

世上有千万种树，有千万种不同形状的叶，但它们心情都是一样的，就是对春天感恩，对世界回报，对众生友好，这也正迎合了春天的心情。

春天的秘密在花间，情话只说给勤劳的蜜蜂听。是植物就会爱上春天，这是它们一生当中最美好的爱情，而表达爱情最好的方式就是献上自己美丽的花朵，就像人类的情人节，到处是手捧鲜花的人。

开花不需要什么复杂的程序，不管早晨还是中午，黄昏或是夜晚，都可以让自己的花朵悄悄绽放。在人类看来，开花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，那么普通的枝干，容易被忽视的茎，能开出五彩缤纷的花来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如果人类也会开花，一定会有很多人每时每刻都在开放，因为他们有太多的情感需要表达。而植物不同，开花在它们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，那就是献给季节的爱，花开不喜，花谢不悲，一年中能痛痛快快地爱上一回，便没有遗憾。

春天的秘密在水里，在小鱼儿画出的圈圈涟漪中。春天的水柔而清澈，像没有一点心机的孩童。而这个孩童是调皮的，他喜欢疯跑，喜欢蹦跳，喜欢做各种有趣的游戏，的确，在温暖的春天里，谁也没有继续安静下去的定力。

春天的水里有发芽的水草，有游动的鱼虾，有嬉戏的鹅与鸭，还有各种开心鸣叫的水鸟，是它们让水中世界变得热闹非凡，是它们让每一朵浪花都春意盎然。可惜，春天不是游泳的好时机，要不然，跳入春水之中畅游，把自己当成小鱼或水鸟，与水中生灵一起嬉戏，体验它们的喜悦，该是多么难得的事情啊！即使不下水，我们也能从春风吹拂的涟漪里，读出它们的心思，读出春天的秘密。

春天的秘密还在梦中，在激情无限的遐思里。梦里我们可以跟春天对话，梦里我们可以跟春天牵手，梦里我们可以跟春天恋爱，梦里我们可以跟春天白头偕老。尽管有人说“春梦了无痕”，但只要你做过一次有关春天的梦，就会了解春天的秘密。

桃花 唤醒菜花黄

□宗寅

我一直以为，城市的春天，人间烟火气太重，少了纯净，也就难以让人动心。

去乡间看春，看大地蓬勃，是眼醉心醉，整个春从心间蔓延至全身。像游过小河的一群鹅，在鹅掌的划拨下，河水就这般潋滟，直把河岸的桃花照得颤巍巍，羞涩迷人。至水平静，立在褐色枝干上，胭脂红般的花朵又可临水照镜，顾盼生姿，更添妩媚。

置身桃园，看开得热闹的桃花，自然是美到极致。还有一种观赏法，倒也情趣盎然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和他在绵绵细雨天乘一只小船，我打着伞，伞下二人随船缓行。天地似被薄纱笼罩，泛舟河上，看两岸新绿，看人家连着人家的农舍。虽不是每户都栽桃树，但也是隔不多远就有。烟雨河上赏花，雾霭迷蒙中更增几分妖娆。雨打花瓣落，怎一个“落”字了得，是在柔风纤雨的轻抚中扭转身腰，如蝴蝶般优雅穿过花丛，又若仙女下凡尘，漂浮在春水上，真是动人心魄的美啊！

这一落，惊得桃树下的菜花，忙睁开惺忪的眼，接过手，用它明晃晃的黄来续，续天地无尽的绚烂。

在乡村长大的孩子，看菜花盛开是寻常事。早年间的老家，在田埂地头，几个丫头折下柳条编成环，再瞒着大人揪些菜花镶嵌其间，戴在发上招蜂引蝶。来到农场，原以为无非也就是多吧，可菜花如此浩瀚，如此令人震撼，倒让我手足无措起来。

那气势是逼人的，场面是壮阔的，仿佛一夜之间涂香晕色，是粗心的匠人弄翻了一桶桶颜料，天地就这样被染成金黄，黄灿灿的连思考都显得多余，炫目得直刺到心尖。那扑面的香气如邻家的新嫁娘，晨起打开的一盒香粉，瞬间弥漫，谁与争妍？

花瓣圈着蕊静坐，像夏夜纳凉的孩童围着家里的长者，在蒲扇送来的凉风里，倾听他诉说着古老而神秘的故事。平凡的四瓣花一朵挤着一朵，一株挨着一株，连绵到天边，仿佛是一幅描不尽的画卷。掩映其中的房屋，仿佛是用丝线绣上去的，远处的树如随意挥洒的墨迹，已是扣人心弦。蝶粉蜂黄，它们约好来此蹁跹、忙碌，蜜蜂带着甜蜜归来，忙坏了养蜂人，那扑蝶的稚子，已入花丛无处寻了。

菜花黄得游人醉啊，那就一醉方休吧，流连此间不想归去，心在迷人的金黄中被洗涤得清澈明亮。恨不能舀上一碗醉人的黄，拌着洒在人间暖煦的阳光，轻啜浅尝，在此等待拥抱籽熟时的欢欣。

原创首投 稿费从优 zhout9461@163.com